

当代
第四
小姚文丛

此情绵绵无尽期

● CIQING MIAN MIAN WU JIN QI ● 主编 贾舍 ●

● 青岛出版社





• 三毛掌写小说集书 主编 贡 舍

此情绵绵无尽期

• 西藏出版社

85154



鲁登新字 08 号

责任编辑 王永乐
封面画 小立
装帧设计 向奇

当代争鸣小说丛书
此情绵绵无尽期

贪舍 主编

*
青岛出版社出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 266071

新华书店经销

青岛胶南印刷厂照排

胶州市装潢印刷厂印刷

*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 (850×1168 毫米) 14.5 印张 2 插页 363 千字

印数 1—20182

ISBN 7—5436—0865—0/I·105

定价：7.95 元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

贲 舍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，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。文艺作品一旦发表，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，对它的成败得失，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。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，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、情态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、爱好与趣味，因此，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，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，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，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。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，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，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，互相启发与探讨，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，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，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。这样做，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，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，扬长避短，不断探索创新，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。显然，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友善、充分说理、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，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。

DK26/35 07

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，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，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，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，我们编选了这套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，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，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，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，便于互相比照，触发思考，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。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，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，更有兴味，更有情趣，更有益处。

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，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与“双百”方针，运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立场、观点与方法，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。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，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，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，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，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，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

1992年6月于青岛

目 录

《当代争鸣小说丛书》总序	贵 舍(1)
玫瑰房间	黄蓓佳(1)
“出国潮”中的人生悲剧	方 惠(70)
走火入魔的文本	吴 涛(73)
牛 背	刘绍棠(79)
讴歌那片热土	海 蒂(119)
手抚《牛背》说短长	师 培(123)
香与香	乔典运(127)
人生世相尽淋漓	艾 斐(150)
短篇小说《香与香》的缺陷	司马汤汤(155)
活着的和死了的幸福	王 莉(158)
韦君无可指责	陆 部(165)
韦君是个伪君子	邓 市(168)
韦君——一个“中间人物”	方 平(171)
死 结	陈占敏(173)
难解的《死结》	东方彤云(185)
解与不解	端木阳子(189)

风 景	方 方(198)
“新写实”小说座谈辑录	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(263)
匆匆春又归去	周 渺(289)
因福得祸	智 杰(340)
玄虚的悲剧	阮 明(347)
此情绵绵无尽期	蔡洪声(351)
诗意与理性 长处与不足	朱 侠(395)
夜半无人私语时	陈 墓(398)
官 人	刘震云(404)
别样人性的无情展示	朱铁志(452)
独特的“震云风味”	照 光(456)

玫瑰房间

黄蓓佳

魏大利走上四楼楼梯的时候，借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看了一眼手表：还好，才十点半钟，不算太晚。一般来说新月在这个时候还不会睡觉。可是刚才在楼下他明明看见四楼他们单元的灯光是灭了的。

恐惧感攫住了他。每次出差回来，走上楼梯的时候，他都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，生怕门一推开，里面会冲出来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。这是他对妻子的忠诚的极不信任，并且到了近乎偏执的病态地步。他恼恨自己有这些猥琐和卑贱的念头，但是他抑制不住自己，每次踏上楼梯就会想这真是毫无办法。

他轻手轻脚在自己门口停下，放下一只黑红两色的牛津背包，俯下身子，眯起一只眼睛，从钥匙孔里向内张望。同刚才莫名其妙的恐惧一样，喜欢从暗处窥视妻子的秘密，同样是他的毛病之一。钥匙孔黑糊糊的根本看不见丝毫东西。但是他嗅着鼻子，感觉出一

种异乎寻常的气味。是有别于新月的体香和厨房的油烟味的，说不出道不明的那样一种气味。他再一次感到恐惧，预感到生活中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。他是个很相信预感而且一般说来感觉相当敏锐的那种人。

他掏出钥匙，轻轻打开门锁，又轻轻推进去。房间里漫射着一种幽幽的、半明半暗的光线，像是清晨三四点钟黎明将要来临的时刻。他知道这是马路对面体育场又有赛事的结果。体育场上那几盏叫不出名字的灯实在太亮，一开出来周围人家会跟着沾光。

“大利！”新月在床上叫他。

“哦，你没睡！我以为……”他不说下去了。床上只有新月一个人，大利顿时觉得神清气爽。

“你今天回来得很晚。”新月躺着没动，说。

大利放下背包，走到卧室门口。“是最后一班车。别人都要明天才回来。”

新月没有答话。幽暗朦胧的光线中，大利看见枕头上一双眼睛亮晶晶地闪烁着。卧室窗户没有关，薄薄的窗帘在夜风里飘飘拂拂，造成一种极具浪漫情调的、飞动的印象，正像女主人喜怒无常、躁动不宁的性格。

大利走到床前，去吻新月的眼睛，嘴唇。

“行了，一股火车上的味道。”新月似笑非笑。

“硬席车，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。”大利直起身来，为自己解释说。因为热吻没有得到回报，他稍稍觉得懊丧。他走到外屋去换了拖鞋，又走来走去收拾背包里的东西。这次出差他只给新月买了一双削价的工艺拖鞋，因为觉得新月不够热情，这份小小的礼物倒好像不便拿出手似的。他把拖鞋连同一些图纸笔记本什么的一齐塞在茶几下面，又走进卧室，往衣橱里面挂衣服。出差回来必须在当天整理好衣物用品，这是新月的规定，经过多次训练，如今大利把这一套做得颇为娴熟。

在他把衣橱打开的一瞬间里，他证实了自己的预感一点儿没错：衣橱里新月所有的衣服全都归置整齐，码成要用的和不用的两堆，像是准备随时可以装箱出远门。衣橱里并且新放进了樟脑丸，那股浓浓的异样的香味直冲脑门，弄得他忍不住地使劲眨了眨眼睛。

“新月！”他喊道，声音说不出来的发虚，浮浮的。

“嗯？”

新月在枕头上转动着脑袋，那双闪动的眼睛变了个方向，跟枕头成直角了。

“新月！”他又喊了一声，眼巴巴地盯住那双发亮的眼睛。

“哦，我忘了告诉你。”新月轻描淡写地说，“我的护照批下来了。”

大利猛然觉得房间一震，地下裂开一条口子，把他陷进去了。

二

大利是那种说不上有什么个性什么爱好甚至什么特征的人。高高的，可以算得上魁梧的身材，穿西服颇有派头，穿牛仔裤茄克衫便很别扭，总觉得下肢太短，臀部又太宽，鼓鼓囊囊潇洒不起来。有一次新月这么说过他以后，大利从此跟便服无缘。他的脸盘方正，下巴周围星星点点布一些褐色小疙瘩，嘴唇的颜色很深，近乎于咖啡色，显出一种极度的敏感和不自信。其实他这人聪明非凡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到硕士生，博士生，屡考屡中，想考什么就中什么，不见他费什么大劲。博士生毕业留在系里任教，论文一篇一篇发表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也参加过了，他的某些成就让系里的教授们都感到是一种威胁。

即便这样，他在新月面前仍然不自信。

他们的爱情来得顺理成章。在大学同班同学里，大利老成持

重，新月娇小活泼，他们的外貌和性格组成互补。新月这个人，跳舞溜冰演戏什么的样样出色，唯独学习上中不溜儿。她常抱怨她考错了专业，不该学土木工程，她画图尤其没有耐性，墨线有粗有细，偶尔还有掉落的墨水点儿，刀子在图纸上刮得毛毛刺刺，甚至刮出洞来。像是班上最粗心大意的小伙子交出来的作业。这样，某些时候她不得不求助于大利。而大利的图纸被公认为班上最漂亮最干净的范本。每逢新月装出可怜巴巴的神情，把一张半成品的图纸塞到大利面前时，大利就忍不住心中的狂喜，认为是上帝赐予他的又一次良机。他借故把头低低地偏向新月，或者抓住她纤细的小手教她着墨，同时他的心就快活地吟唱起来。

她是他的孩子，是一个调皮的、活泼的、不用功上进的孩子。

他可以不要妻子，但失去了孩子是不行的。他要永远抱着她，在月光下哄她入睡，吮吸她撒娇流出来的眼泪，抚摸她汗津津的脸颊。

即使他们一同涉入爱河的时候，他还是紧紧抓住她不放。因为她太娇小太滑腻，会在他稍不留神的时候从指缝里滑走。

当他在图纸上方把脑袋一次一次俯向新月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同时就播下了不安的种子。他的目光在新月柔软的黑发上来回搜索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拥有了她。他握笔的大手常常在图纸上停住不动，长久地陷入恐慌。他实在不知道和新月结为夫妻是幸运还是不幸。

三

在这个世界上，漂亮的的女人无以计数，每个漂亮女人吸引男人的方法各各不同。这样说吧：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——火和水。那如火的，你只要跟她靠在一起，便会感到生命的悸动，感到阳光灿烂、四季常青，感到自己想创造点什么也毁坏点什么。你望着

她的眼睛会喜悦异常，望着她的嘴唇会勇气倍增，而望着她丰满迷人、动来动去的身体的时候，简直就需要极大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才行。那如水的则又是另一回事。她像一座微笑的雕像立在那里。她的眼神平和安详，像星空中静静开放的花朵。她低低的笑语仿佛一个神奇的磁场，无形中把你紧紧缠在她身体四周弥漫的芳香之中，你觉得自已饱了，醉了，愉快极了。

新月基本上是属于火的一类。

童年时候她跟随父母过军营生活，过多的南迁北移培养出她天性中不肯安分的一面。她曾经在班里宣布过她是个喜新厌旧的女人。然而这一宣言非但没有使男生们望而却步，倒激起了他们的勇敢和好胜心，较着劲儿以得到她引以自豪。

婚姻本来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较量。

然而新月的天性中还有另外一面，渴望爱情渴望富足渴望安宁的一面。这几乎是每个女人都不能排除的致命的弱点，她们往往为了这个一辈子不能幸福。因为爱情、富足、安宁是一群狡猾的魔鬼，它们降临在这个世界就为了要弄可怜的女人们，远远地朝她们招手、舞蹈，变着法儿让她们心荡神迷。一旦他们真的冲过来了，魔鬼们就逃之夭夭，且回头冲着她们哈哈大笑。

新月不止一次梦见过玫瑰色的房间，那房间里厚厚的窗帷、柔软的床罩，以及所有桌布、椅套、沙发垫，全都是玫瑰色的，她就这样一种玫瑰的芳香里生活。清晨起来推开窗户，楼下是一大片玫瑰花园，花朵上露珠闪闪，娇艳无比。她真想张开双臂跳到这片玫瑰的海洋里。

醒来以后却只有白石灰刷过的墙壁，天花顶上的斑斑水渍，和房间里可怜巴巴的几样家具。她望着大利熟睡中心满意足的面孔，奇怪，人怎么可以这样：他们拥有和不拥有玫瑰房间是一样活着。

就这样，新月一方面跑来跑去烦躁不安，一方面又强烈地渴望安宁平静。两种天性不停地搏斗争吵，弄得新月疲惫不堪。有时候

她坐在书桌前，从小镜子里长久地凝望自己的眼睛，她从漆黑的眼仁深处看到一片深深的玫瑰色，由此她知道自己的不安分只是假象，不安分的背后是渴望安宁。这渴望甚至比任何人都要强烈。就像狂虐的风暴中心是平静的风眼那样。

哪儿去寻找梦中的玫瑰房间？梦幻永远是梦幻，也只能是梦幻，她知道这一点。生活中面对的是图纸上没完没了的墨线，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，和烟熏火燎的狭窄的厨房，于是新月越发的烦躁，越发的喜怒无常，越发的把不满和怨气发在大利身上。

她开始觉得自己苍老和憔悴了。生活是永远的千篇一律，缺少令人兴奋的刺激，肌体总是处在萎顿状况之中。她想，中国人过去喜欢吸食鸦片，不是毫无因由的，那玩意儿多少能给人欢愉和快乐。她抬起胳膊，抚摸自己日渐松弛的脸颊，觉得生活无望透了。

四

认识那一对美国老夫妇便是在这样的时刻。是在从杭州过来的火车上。这趟火车开出来的时间很早，人们上车之后便昏昏欲睡。列车员推着蛋糕瓜子和武侠言情凶杀小说在车厢过道里来往往，许久不见有一笔生意。窗口下面热水瓶里的开水很快让人们抢倒一空，车厢里喊列车员加开水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却听不到有人答应。新月懒懒地靠在沙发座上想，中国的列车员们其实是不用改善服务态度的，因为铁路客运站始终是人满为患，不存在竞争的问题。退一步替他们想想，整天在气味混浊、人声鼎沸的车厢里挤来挤去，大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承受力到了极限，再好的耐心也会荡然无存。

过道旁边的座位上是一对外国老夫妇，他们在试着打开车窗时，不小心弄翻了小桌上的一罐“百事可乐”。老头对着闻声过来的列车员一脸歉意，于是他们被重新安排到新月对面的座位上。

夫妇俩都是超重量级的胖子。老头儿长一只肥肥的酒糟鼻，下巴一层叠着一层，一双蔚蓝色的眼睛活泼而且幽默。老夫人虽然头上银丝缕缕，却穿一条相当艳丽的碎花连衣裙，描眉画眼一丝不苟，显得端庄温雅。夫人的手放在她自己腿上，手指上戴一只华贵无比的钻戒。丈夫的手则轻轻搭在夫人手背上，仿佛漫不经心，却叫人感觉得出来那种心心相印和亲密无间。

起先两个人一声不响，仿佛是对新的环境有一个熟悉过程。列车咣啷咣啷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旅途遥远得没有尽头。看得出来老头儿天性好动，他对这样的旅行速度不大耐烦起来，开始要为自己找点消遣。他对着新月微笑，打量她娇小婀娜的身材，然后又指指他和夫人，做了个过于肥胖行动艰难的手势。老太太也跟着笑了一下，表示默认。

新月由此知道了他们是美国人。美国人才有这样的随便和幽默。她坐直了身子，突然地用英语说了一句感谢话，说得又得体又有礼貌。老头子有点吃惊，大约是没料到面前这位可爱的中国姑娘会说英语。然后他双眼放出光彩，十分高兴旅途中有了一个谈话对象。他不断地向新月发出询问，关于杭州，关于上海，关于南京，关于中国的交通不便和宾馆卫生。新月十分吃力地回答他的问题，绞尽脑汁想出一些合适的英语单词。她的英语水平相当一般，应付这样的谈话是很不容易的。老头儿后来看出了她的为难，索性不再对她发问了，而自顾自大谈自己和夫人的旅行感想。老太太则始终保持微笑和沉默，始终让自己的手背和丈夫的掌心贴在一起。

我们没有孩子。老头儿突然指了指他和夫人。我是个退休的律师，她从前搞过时装设计。我们没有孩子。这样生活就自在得多，不是吗？欧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，我们哪儿都去过了，现在又到了日本，到了香港，到中国，马上再去泰国看看。我喜欢旅行。她不大喜欢——他拍拍夫人的手背——可是她不反对陪着我到处走走。旅行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情！天哪，当你到世界各地走过一圈之

后，你会发现人类是多么相象！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，所有的人都在走着一段从出生到死亡的漫长的路程。人们忙忙碌碌，追名逐利，又无一例外地两手空空躺进坟墓。过去哲学家们都曾说人生是一场悲剧，我可不这样认为。知道了人生的最后结局是什么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呢？我这人是个享乐至上主义者，我们美国很多人都这样……

“有条件信奉享乐主义，那当然是好。”新月含含糊糊地说了这样一句。不知为什么，她在这个自信的、快乐的美国老人面前，忽然感到有一种愤怒，她抬起双手按紧了脸颊，拼命地把这种情绪压下去。她在心里嘲笑自己变成了一个爱妒忌的小人，看到别人幸福就不高兴。

就在这时候，快疾如闪电般的，她脑子里掠过去一个念头。她意识到可以通过这对美国夫妇办出国去。她已经有了大学文凭，办出去念硕士或者干别的都无所谓。关键是老夫妇肯不肯答应给她提供一笔保证金。老夫妇没有儿女，却有的是钱，看他们到处旅游，看夫人手上的钻戒，无不证明这一点。话说回来，有钱人未必肯帮忙，有的因为吝啬，有的害怕多事，有的干脆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可是新月知道这对老人会愿意帮她。她自信自己具备此种判断力，何况女人的直觉总有几分准确。

五

大利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一场半开玩笑性质的尝试会变成事实。在这之前他一直认为有可能出国的是他自己。他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他的思维能力和研究水平是被系里老师们公认为拔尖的。他们系主任雄心勃勃，一直在谋划开辟一个新的专业。果真如此，势必要派遣一些人出国进修，以装点门面。八十年代的中国在人才问题上与世纪初的看法一样：留过洋的人是一尊镀金的神。

大利是这样一个人，他既不善于进取也不善于钻营。此种状态出于两方面原因——与生俱来的惰性和出类拔萃之后带来的矜持。他抱着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想法固守阵地，等待机会从天而降，却无论如何不肯屈尊俯就为自己出国的事情奔走呼号，或钻洞打眼。于是他只有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专业上远不如自己的同学、同事甚至学生一个个满面春风离去，临上飞机留下大话：不混出样子永不回来。

他跟他的好友李晓明不无自嘲地总结出一个规律：专业成绩越差的越能出国。

确实如此。因为专业成绩差，便索性混个及格拉倒，余下来时间念外语，考托福，打印无数张英文自荐信，发往美国五十多个州的数百个学校。相信瞎猫总会碰着死老鼠，相信有付出总有回报。结果便是他们或迟或早地如愿以偿。

如今居然轮到了他的妻子新月。她也要先他而去了。

那次新月从杭州回来，漫不经心地说起这样一桩事情的时候，大利嘴里嗯嗯啊啊，心里颇有些好笑。他以为一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不可能热心到这个份儿上，他们也是随口答应而已，说到动真格的，恐怕就要逃之夭夭了。新月后来往美国寄信寄东西，他是知道的。写了些什么寄了些什么他则一无所知。他始终认为新月是毫无意义的努力，他不说穿她是害怕使她伤心或者生气。

可是事情居然是这样的结局，居然她轻轻松松就拿到了护照！

大利垂头丧气地站在房间里，他感觉到地壳陷下去了，却又沮丧地看清楚了房间里一切如常。新月乌亮的眼睛紧贴在枕头之上，似乎多多少少含着些揶揄和得意。窗帘仍然在夜风里飘拂，撩逗得他说不出来的想要发火。

却是不能发火，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从来都是他替新月承受苦恼的。

天哪，没有尝过这种滋味的人都来尝尝吧，想发火不敢发，一

肚子冤气憋在心里，这是何等尴尬又何等恼人。大利一时间觉得自己窝囊透了。

他重新走到外间屋里，狠狠踢了一脚横躺在地上的牛津背包。背包只发出噗地一声闷响，很不解气。他抬眼在四下逡巡，想再找出一两样可以承载他火气的东西。这时候大楼对面体育场的灯光突然熄灭了，屋里猛然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。

“你可以开灯。”新月在床上说，“否则你会把有用的东西砸坏。”

他叫起来：“我干吗砸东西？我还想过日子，我不会放你走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他后悔得不行。我吼叫什么呢？他想，吼叫只能说明自己心虚和胆怯，可我没必要这样。新月只不过拿到了护照，从护照到手直至登上飞机，这中间还有长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他也许可以想办法把路截断。

大利呼出一口气来，觉得屋里很憋闷。他极想找个人说几句什么，于是就下楼给他的好友李晓明打电话。时间也才十点刚过，对于习惯于夜间看书的年轻学者来说，这会儿还早得很。

六

其实大利的估计有所失误，因为这一天晚上晓明是准备早早睡觉的。在接到大利的电话之前，他已经在卫生间洗好了澡，洒上一点古龙香水，躺在席梦思大床上。

这一对夫妇的生活极为有趣。

身为大学年轻教师的李晓明长得颇有几分帅气：高鼻凹眼，不太浓密的络腮胡，下巴处每天刮得一片青白。头发时常在理发店修剪吹烫，保持一种符合身份的鬈曲蓬松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穿短袖还是穿西装或羽绒衫，脖子上始终端端正正系一根领带，显出一种顽固的优雅。正因为如此，在系里一大群落拓不羁的讲师和教授